

後疫症時代

傳訊部出版
二零二五年六月
深聲



深水埗浸信會
Shamshui Po Baptist Church

目錄

編者的話

1

便利以外——反
思網上聚會的危
與機

3

實踐異象
與老同行

2

距離

4

活在虛實交錯的
時代

5

下期主題 傳統與更新

教會歷經時間淬鍊，建立了一定傳統。這些傳統可能來自各地文化習俗，又或源於某段處境對信仰建構的思想產物。種種傳統，本着好意切合當時文化處境而建立，但發展至今，會否阻礙信徒成長，需要反思和更新呢？歡迎投稿，分享看法。建議字數1,000字，截稿日期為9月7日。



編者的話

陳子峰弟兄

近來新冠肺炎又進入高峰期，身邊有習慣戴口罩的同事都病倒了。話雖如此，社會沒有當年首次爆發那般驚恐。香港社會，似乎已習慣了與病毒共存。另一邊廂，自疫症而來，網上崇拜成了許多教會的常態，教會的實體崇拜大抵和以前一樣，只是多了一支鏡頭拍攝崇拜實況，需要姊妹負責崇拜直播。

會眾怎麼看網上崇拜？身於後疫症的時代，信徒如何自處？教會如何回應時代？不妨看看三位弟兄分享自己的看法、經驗。

崇拜聚會的形式也許要因時制宜。但無論崇拜、聚會以何種形式進行，神所看重的是，我們是否專心仰望祂，侍奉當中，能否「在基督裡成為一身，互相聯絡做肢體」，彼此配搭，謙卑服侍主。盼望《從心合一》的歌詞，成為會友的提醒幫助！

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
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
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
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

實踐異象 與老同行

文：林少珠傳道



長者生命見證，激勵我考慮牧養裝備

母親主懷安息，激發我對基督徒離世後的探索，所以報讀浸信會神學院的年長者事工課程。實習期間，發現自己有服侍長者的心志，經過禱告等候，不久看見一所教會刊登告示，招聘福音幹事。後來藉着主恩，帶領我進入教會服侍長者，在栽培長者的過程，見證長者從初信到全心依靠耶穌，甚至突破個人限制，由害怕向街坊承認自己信耶穌，直到生命更新，變為樂於向街坊「講耶穌」。他們以行動為主作見證，使我心中敬佩，亦為他們見證主恩的行動，向主獻上感恩。同時亦觸發我思考「整全牧養」的方向，經過祈禱等候，詢問長輩寶貴的意見，藉着經文及面試的印證等，隨後入讀伯特利神學院，接受牧職的神學裝備。

港鐵異象，啟發關愛鄰舍

2013年端午節，在港鐵站內看見一位年老體弱的男長者，有兩幕情景觸動我燃起憐憫心，一幕是老伯過閘機時不順利，表現尷尬；另一幕是他乘扶手電梯上月台，眼見他腳邊患有皮膚病。這兩幕情景，催逼我在列車裡求問主的心意，求主指引我如何服侍有需要的群體。我明白靠自己一雙手，能作的有限，需要動員弟兄姊妹一同出去服侍社區，帶著基督的愛祝福鄰舍，亦讓弟兄姊妹實踐聖經的教導，激勵信徒靈命成長。

趁著白日為主作工

香港過去經歷社會運動、新冠疫情、移民等問題，造成人與人之間關係疏離，社會和教會的氣氛亦較以前沉寂。再加上國家互相爭戰，這一切提醒我要趁著有機會，無忘主給我看見的異象。求主開路和復興深浸家的弟兄姊妹，透過不同形式接觸街坊，正如聖經所說：「趁著白日，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；黑夜將到，就沒有人能做工了。」(約翰福音 9:4) 互勉。

便利以外——反思網上聚會的危與機

文：黃耀光弟兄

科技確實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，以前我寫一份報告，要上網找資料，找很多參考書，現在只要AI幫忙，如DeepSeek、ChatGPT，很快找到很多有用資訊。以前用倉頡輸入中文，一分鐘可以出幾十字，已經好厲害，但現在可以用簡單語音輸入，一分鐘寫出百幾字。這篇文章大部分是用語音輸入的，而內容就並非來自AI。

科技可以令我們做事更方便省時，但是否意味著生活的每一個層面，我們都應追求「方便省時」？崇拜及聚會，是否也可利用科技讓我們節省些時間？筆者希望在此分享一些觀點。

我們返崇拜的目的是什麼？

爲了參與火熱的敬拜？爲了聽某位牧者很好的講道？還是純粹出於例行公事？以上也曾是我返崇拜的原因。

記得多年前聽過一位牧者講道，讓我改變了，他說崇拜的目的是要敬拜讚美神，參與崇拜是要去付出的（是一種事奉），而不單是去獲取的（聽令人振奮的講道，聽令人火熱的敬拜）。吳國傑博士在〈敬拜真諦：崇拜聚會最重要？〉一文說過，崇拜有事奉的含義。不妨參考兩段經文：「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，隨從別神，侍奉敬拜，你們必定滅亡，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。」（申 8:19）；「要敬拜主——你的神，唯獨事奉他。」（太 4:10）如果我們覺得某個敬拜隊或某位牧者的講道很好，而去參加那地方的實體或網上崇拜，那我們返崇拜就是爲了獲取，而不是付出了。如果因爲方便或省時間而參加網上崇拜，那我們或許就視崇拜爲例行公事。

當我們認識崇拜的目的之後，或許我們需要調整一下心態：返崇拜是爲了神，還是爲了自己呢？

網上崇拜或聚會還有用嗎？

這條問題牽涉不同情況，很難簡單回答。我們可參照上文關於崇拜的看法作例子，嘗試了解參與其他聚會的目的。

聚會例子	目的 *
崇拜	除上一段提及，要事奉神以外，崇拜亦提供一個平台，讓行動不便或因事不能參與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參與
祈禱會	為弟兄姊妹、為教會、為世界禱告，互相守望
查經預查	商討和預備帶領一個查經週會
團契	讓弟兄姊妹交通、記念及守望（會因應不同週會內容而變動）

* 上述目的是個人粗疏的見解，相信會有更好的定義

還有很多聚會不能盡列，當我們能夠認清聚會目的，網上形式是否適用，相信心水清的你也能有所判斷。



網上聚會

網上崇拜或聚會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

在網路世界中，可能會有不知名人士發表不當言論，或說了不實的話。記得有次崇拜後，有弟兄給我看網上崇拜的一則留言，說台上的姊妹衣著有問題，還引用聖經支持他的說法。我們的反應：第一，該姊妹衣著完全沒有問題；第二，引用的聖經解釋也不恰當。如果這些留言被會衆或是那位姊妹看到，有了錯誤的理解，後果就很嚴重了。若弟兄姊妹的言行有問題，我們應該用愛心說誠實話，面對面指出問題；網上的惡意或不實留言，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，這種留言功能，可免則免，如果免不了，我們需要留意並及時處理。

參與崇拜及聚會，需要看參與的心態及聚會目的，網上或實體哪一種模式比較好，很難一概而論。科技帶給我們便利，若真是不能參與實體聚會，能網上參與也不是壞事，我相信神知道我們的難處，我們亦應該體諒弟兄姊妹。願神加添我們智慧及能力，懂得選擇恰當的方式來聚會，並投入參與其中。

距離

文：陳恩緯弟兄

疫症爆發至今已經有六年的時間，人的出行方式、生活習慣、與其他人的相處模式都有不同轉變，甚至信徒參與崇拜的方式都改變不少。

當教會恢復崇拜後，起初的一個月都只有網上崇拜，一開始確實不太適應。從小到大習慣了實體崇拜，只有透過屏幕便參與整個崇拜過程，感覺不太真實，好像缺少一些東西，怪怪的。

隨後，政府慢慢放寬社交距離，逐漸允許會眾回到教會，參與實體崇拜，團契等教會活動都可以如常進行。經過這幾年大環境的轉變，即使大家毋須遵守曾經要求的社交距離，人與人之間的「距離」好像無意之中拉遠了。

我身為影音組的組員，經常要負責主日崇拜的網上直播工作。網上收看的人數由高峰的五十多、六十人，逐漸減少至平均十幾人。疫情過後，有些人彷彿習慣了望着手上的屏幕參加崇拜，個人而言，其實會很容易受到手機的其他資訊吸引，從而難以專心參與崇拜，同時也減少崇拜後與其他弟兄姊妹互相交通、彼此分享的機會。從小習慣了實體崇拜，突然間失去這個機會，某程度上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減少了弟兄姊妹的連結，難以互相守望。



崇拜網上直播工作，私毫不簡單



疫症過去了，現在聚會的人，因為這幾年患病或者移民的原因逐漸減少，這幾年崇拜人數不停減少，人們都少了意願分享自己的難處，其實有點可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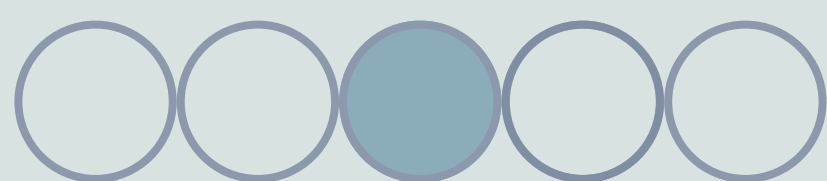
網上崇拜是疫症和科技進步後的產物，作為信徒有更大的自由度選擇參加與否，同時也方便移民去了外國的會友參與崇拜，未嘗不是一個好處。故此，能夠親身參與崇拜的主日，我會好好珍惜。同時，教會也應該好好利用網上平台去宣傳本身的崇拜和其他活動，吸引更多社區不同需要的群體來到教會參與活動。



活在虛實交錯的時代

文：陳子峰弟兄

對我來說，疫症時期的網上聚會是陌生的。開始穩定參與教會聚會時，教會已逐步回復實體聚會。反倒是大學的經歷，更有感受。



記得大三那年，疫情開始蔓延，無法實體上課，講師唯有另闢蹊徑，學習用Zoom授課。但學習需要時間，甫開始使用全新的教學用具，難免發生意外：聲畫不同步、網絡不穩、斷線被迫中斷課堂，種種狀況，時有發生。後來老師不斷嘗試改良教學模式，慢慢熟習使用新媒介，課堂似乎逐漸回復「正常」。

可是，上網課時，除非老師逼迫，否則很少人會開啟鏡頭。有些同學至課程結束，仍素未謀面。老師講課時，對着幾十個黑畫面，有時難以習慣：「節奏會否太快？這部分明白嗎？」這些再簡單不過的問題，以往實體講課，可以觀察學生眼神得出答案，換成網課，要有即時互動交流，有一定難度。



網課方便，省卻交通時間，是毋庸置疑的；但缺點亦顯而易見。教會網上聚會，也許經歷過相似的問題。教會崇拜不單是個人聽道領受，閱讀經文，也是與會眾一同讀經，一同敬拜，崇拜後互相問安，彼此相交。那種互為肢體，彼此關愛，也是教會的核心所在吧！正如經上所說：「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，百節各按各職，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體漸漸增長，在愛中建立自己。」(弗 4:16)

習慣了網上聚會的方便，習慣了足不出戶便可聽道，習慣口渴了，便按下暫停鍵，先給自己倒一杯水再繼續。講員語速太慢，又可調快語速，節省時間。甚或當日講道主題太沉悶，又可在網上尋找感興趣的講題、講員，把崇拜直播當成串流節目看。當然，參與網上聚會仍能心無旁騖的會眾，必有人在，只是我們會否因為網上聚會而容易陷於試探呢？

筆者說了很多網上崇拜的弊病，好像站在網上崇拜的對立面。但網上崇拜的作用其實無可取代。筆者認識一位姊妹，患有耳水不平衡，一站立便容易噁心想吐。不只這位姊妹，其他會友或許有身體的軟弱，或許有自己的難處，只能仰賴網上直播崇拜。再說，以往許多教會事工，尤其是會議，需要在教會實體進行，現在可以透過網上會議處理，省時省力得多。

進入後疫症時代，通訊軟件普及便利了許多，教會若要回應時代，似乎不該再問崇拜聚會應否使用網絡和新興科技，而是要問：要怎麼用？怎樣鼓勵會友(更)投入實體崇拜相交？怎樣善用科技，讓有需要的姊妹方便參與教會聚會？怎樣使教會聖工更有效率進行？

又或許，我們需要問自己的是，參崇拜和侍奉時，我們重視的是自己的好處？還是與神的關係呢？

